

周志輔 著

楊小樓評傳

朱家潛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周明泰，字志辅，别号几礼居主人。安徽东至人。1896年生。早年爱好文史，潜心古籍，曾撰《三国志世系表》等。酷喜京剧，与京剧演员广为交往。二十年代后寓居北京、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多方搜集京剧及有关戏曲史料，从事戏曲研究及京剧史料的刊布流传，著有《京剧近百年琐记》、《六十年来京剧史材》、《杨小楼传》等。晚年旅居美国，所藏珍贵戏曲文献史料及大量旧唱片分别捐献于上海合众图书馆（今并入上海图书馆）及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

出版前言

杨小楼(1878—1938)名嘉训,安徽潜山人。父杨月楼,为著名老生、武生演员。杨小楼幼承家学,又入小荣椿社科班习艺,后拜著名武生俞菊笙,演技更加精湛。擅演长靠武生剧目,创造了众多的舞台艺术形象。他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把京剧武生的表演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杨小楼生活的时代,是京剧发展的鼎盛时期,他与梅兰芳、余叔岩成鼎足之势,为京剧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被誉为武生泰斗,一代宗师。

《杨小楼评传》的作者周志辅(明泰)先生,是著名的戏曲史家,别号几礼居主人,安徽东至人,现居美国华盛顿。周先生爱好文史,潜心古籍,对戏曲尤有深入研究,在北京居住时,常与当时名演员往还,收集了许多戏曲资料。周先生早年曾摄制过杨小楼《宁武关》的电影片断,与杨小楼有过交往,书中除评传杨氏生平艺术之外,也涉及到当时京剧舞台的演出情况及社会生活,对京剧发展史的研究也有可贵的参考价值。

《杨小楼评传》为周志辅先生几礼居戏曲丛书之第六种,1978年为纪念杨小楼诞辰一百周年在美国华盛顿周肇良书画馆初版,此次国内出版,系据1984年美国再版本排印。在编辑过程中,得到现居美国的周志辅先生提供底本,并得到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的指教,在此一并致谢。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2年2月

序

余既草杨小楼评传竣事，将以付梓，欲缀数语于书前，苦无话题，忽然忆及六十年前一桩趣事，时居故都，值贾璧云由沪北来，演戏于杨氏班中，两人合演翠屏山，均竭其所能，以饜观众，余已于书中追述之矣。不数日后，有人于报上指摘杨氏所扮石秀，于潘巧云道白“三条大路走中间”之后，未迎头即说，“我问你这一”，使得潘巧云只好直念下去，说“我们一不作贼”，然后石秀才说“我问你这二”，认为是杨氏对于此戏，台词不熟，以至盖口不严，颇有贬词。余读之不禁代为不平，乃亦写稿登诸报端，矫正其误。盖翠屏山中石秀，是应于潘巧云一连说到“一不作贼”，才逼着说，“我问你这二”，乃由于俗谚中，以女人一不作贼二不养汉为正经，所以潘巧云一时怔住，回答不出，只能说，“二呀，你管不着”。至于乌龙院中老生宋江则是由一问起，直问到三，还说“你就坏在这个三上了”，是双关暗指张三郎，为从前编戏人之解颐妙语，与翠屏山截然不同。但一般坤伶，在翠屏山中饰石秀者，亦有时光抢着问一，乃师傅之传授不真，相沿成风，不足为训。余以此讥此公只以毫儿戏之眼光，评论大角，适足自暴其陋，盖以为杨氏作辩护，遂不觉其言之过激也。翌日此公又在报上申辩，喋喋不休，且指余为杨氏之义务律师，余以不值与之计较而搁笔，以为余一生最初次之向报纸投稿。今也甲子一周，此身犹在，且得为杨氏作传，其亦将有人视为义务编辑乎？回首前尘，自觉可笑，拉杂书来，以当弁语，兼以博读者之一粲耳。

周志辅

序

杨老供奉在武生行中，可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吾父对于其演技，推许备至。有人谓为与其师俞润仙相较，不仅未遑多让，而其大气磅礴之处，且有胜于俞氏之法度谨严者，盖由于天赋，而非工夫上之差别，此所以后来效法之者，皆未能得其神髓也。旧日京中武生，以俞润仙、黄月山为两大派别，杨氏亲炙俞门，而与黄曾同搭宝胜和班，又尝追随谭英秀有年，在观摩之下，自然能集诸家之长，融会贯通，而自成一派，与其同门师兄尚和玉墨守成规者有别，呜呼！其技岂非已臻化境矣乎？吾父以其为一代宗匠，不能任其平生事迹，湮没不彰，乃就其数十年舞台生活，撰为此篇，亦将有以信今而传后也。惟杨氏身故于民国二十七年戊寅，公元为一九三八年，而其生年，据京戏近百年琐记所载，为光绪三年丁丑，公元为一八七七年，但齐如山文集中，有“漫谈杨小楼”一段文字云：“小楼生于光绪四年，他比我小一岁”，如此则系岁在戊寅，而公元则为一八七八年矣。左传襄公三十年：

“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圯者，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于食，有与疑年，使之年。”疏云：“有与同食者问此老人之年，不告以实，疑其年也，使之年者，更使言其真年也。”不图今日于杨氏之生辰，竟亦发现此疑年之公案，惜乎缺乏佐证，难作推敲，总之不出公元一八七七与一八七八两年之中，然则即以刊行此书，与重印其戏目笈，作为其出生百年纪念，又谁曰不宜？

丁巳仲冬 至德 周肇良

杨小楼评传

至德 周志辅撰

话说安徽省城，在前清的时候，为安庆府，其首县为怀宁县，邻县是潜山县。潜山县靠近怀宁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石碑镇”，那里是有名出“戏子”的地方，许多徽班里的人物，都是在那里出生，或是在那里学出来的。

程长庚大老板是潜山人，杨小楼的原籍也是潜山，他们是最近的同乡。提起杨小楼来，可以称得起是梨园世家，他的祖父是唱武旦的，名叫杨二喜，以耍大刀片出名，有个绰号叫做“大刀杨二喜”。

杨小楼的父亲，更是大大的有名，就是唱文武老生的杨月楼。杨月楼的谱名叫久昌，是忠恕堂张二奎的徒弟，在咸丰年间，即投师习艺。那时的名角是讲究收徒弟的，凡是有名的老板，大多数收上几个徒弟，在家里请师傅教戏，比较科班里教得认真。因为科班里一个师傅要照顾一大群学生练习，若在家里请的师傅，只专门看顾一个徒弟，可以仔细的督导，如梅兰芳余叔岩辈也都是在自己家里请师傅教出来的。这种收徒弟的制度，也是老板们为自己着想，平时靠着徒弟出台，可以增加些收入，等到出师的时候，还可以有一份相当数目的酬报。徒弟们纵使出师以后，也不能忘了师门，平时的餽送，以及老板们老了，唱不动

了，随时的孝敬，都是不可少的。有好些老板的晚年，就专指着徒弟们的照顾，来维持生活，所以这种徒弟，称为“私放徒弟”，就如同积攒“私放钱”一样的得用，后来人们写作“私房徒弟”，又讹作“私坊徒弟”，就更是“雅”的离谱了。

张二奎是早年京戏里的鬚生三杰之一，在道光年间，程长庚在三庆班，余三胜在春台班，张二奎在四喜班，这就是乾隆万寿时候，进京祝釐的四大徽班遗留下来的三个戏班，他们都是老生杰出的人物，鼎足而三，不相上下。那时还有一个风气，就是梨园行的老板们，每人家有一个堂号，这也是大江以南的人家素来的习惯，至今香港的广东大户人家也还有起堂名的呢。程长庚的家里是四箴堂，余三胜的家里是胜春堂，张二奎的家里是忠恕堂。这种堂名也还有个作用，就是梨园行的角色同姓的很多，有个堂名就多了一个标识，平时在大门口的门框上就书明某某堂某姓，遇到有人找起来方便些，不至于找错了人家。像“乌盆计”戏里的张别古去找赵大，看见高楼大瓦房，不像赵大的故居，但又一凝神，仔细的向门框上一看，口中念念有词：“损德堂赵，不错，是这儿呀！”就是形容当时找人家儿的实在情况。

那时梨园行的出身为三种途径：第一是“科班”出身；第二是“徒弟”出身；第三是“票友”出身。程长庚是在他的三庆班里收了些徒弟，用科班方式训练出来许多的角色。张二奎则是在家里收了好几个徒弟，杨月楼是其中之一。他的同门师兄弟中，有一个俞菊笙，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武生泰斗。杨月楼在忠恕堂的名字是杨玉楼，因为忠恕堂的徒弟，都是用“玉”作为排行。俞菊笙那时叫做俞玉笙，此外还有陆玉凤、沈玉莲、程玉翠等人。在前清末年有三大鬚生是孙菊仙、汪桂芬、谭鑫培、这三个人都在内庭供奉过。他们的出身就完全不同，孙菊仙是天津的票友，汪桂芬是春茂堂陈兰笙的徒弟，谭鑫培是在金奎班坐科，这三个人就是当时三种不同的制度下所产生的典型代表人物。

杨月楼出师以后，自己起的堂号是“忠华堂”，也曾收过几个徒弟，但是都没有唱出名来。杨月楼演的是文武老生，他唱的角色有“四郎探母”的四郎，“安居平五路”的邓芝，“镇潭州”的岳飞，“御碑亭”的王有道，“群英会”、“取南郡”的鲁肃，“回笼鸽”的薛平贵等等，这些都是程长庚的戏路。此外，还有“打金枝”、“金水桥”的唐皇，“五雷阵”的孙臧、“桑园会”的秋胡等等，则是张二奎的戏路。至于“定军山”、“阳平关”的黄忠，则是余三胜的戏路。他的武生戏有“长坂坡”、“黄鹤楼”的赵云，“连环套”、“恶虎村”的黄天霸，“翠屏山”的石秀、“下河东”的呼延寿廷、“泗州城”的孙悟空。当时张二奎也能唱武戏，曾演过“恶虎村”的黄天霸，所以杨月楼与俞菊笙都能唱武生，可算是得自师门。

杨月楼自咸丰末年出师以后，在北京不大露演，到了同治年间，北京的梨园行，忽然大批的到上海淘金，这是自乾嘉以来，南角北上成为风气以后的一种倒流现象。为首的有孙菊仙，带了不少的角色，其中有武生黄月山。后来杨月楼也动了出门的念头，紧跟着到了上海，一炮而红，轰动了整个春申。那时孙菊仙黄月山在上海老丹桂园演唱，杨月楼在金桂园演唱，两下里唱对台，可谓盛极一时，当时有一位浙江人袁翔甫作了很多首沪上竹枝词，现在把咏杨月楼的那首抄在下面：“金桂何如丹桂优，佳人个个懒勾留，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原注：戏以丹桂为较优，而勾栏中人独趋金桂，致招物议，杨月楼故显宦之家伶，玉立亭亭，艺兼文武，现称客串焉。）

杨月楼在上海唱了些年，由金桂园又转到老丹桂茶园，排出了许多新戏，如“请宋灵”、“风波亭”、“文武岳”等，都是说岳传里的节目，等到丹桂茶园闭歇，杨月楼也就回到北京，从此没再出外。

杨月楼本是京角，那次由上海回来，仿佛是镀了一层金，加

入了程长庚的三庆班，或者是程长庚为了同乡的关系，拉他进来，当然他的艺能，也有了了不起的地方，那时谭鑫培也在三庆班里演出。

杨月楼进三庆班，已是光绪初年的事情，程长庚是光绪六年故去的，他病的时候，就把三庆班的事务交给了杨月楼。但程长庚是兼任精忠庙首，管理梨园，由内务府委派的，现在杨月楼当了三庆班的老板，当然也兼任了庙首。后来庙首虽然陆续添至四人，但是杨月楼以三庆班主的关系，无形中仍是第一名庙首，庙首皆是四品顶戴。

所谓“庙首”的起源，是由于咸丰年间，时常传外边的戏班进宫内演戏，每一班的执事人等不在少数。以前在宫内曾发生过谋反的案件，在嘉庆末年，先有内务府厨役行刺于圆明园，后有天理教徒林清混入内城，直犯宫禁，几酿巨变。至咸丰时，记忆犹新，所以内务府对于外边戏班人等进宫，实抱有责任重大之感，不得不加以慎重。乃选择戏排中资历深而可靠者，使之负责审查进内人等之品格，保其驯良，不出事端。本来京中各戏班之成立，均须递禀内务府呈报，并开具切结，保证班中均属良民，现在以进内演戏的缘故，更须小心，于是从四大徽班中，专责成三庆班主程长庚，使负此重任。但是他虽对内务府负责，而非内务府的人员，当时精忠庙系属于内务府，专为与梨园中人谈公事的地方，就委派他为精忠庙首，直接隶属于内务府堂郎中。后来在同治二年，废止外班人入宫演戏，此项庙首亦成为有名无实之职务。到光绪十九年，又传外班进内排演，直至庚子以后，方再停止，此数年间，传进之戏班不少。在传差时，于前三四日进内，唱完退出，人数既多，情形愈加复杂，所以精忠庙首，选自各班，经常多是四人了。

杨月楼由上海回来，家资已经富有，又当了老板和庙首，地位上可算是登峰造极，平日就颇讲享受，单以饮食而论，据说他

每天要吃一支炖鸭子，在当时梨园行的人家里，这样已经是奢侈得很了。可是他的艺能出众，也能使全班的角儿，心悦诚服，都无闲言。如光绪六年重刊的都门纪略中所载如下：杨猴子（生），殷德瑞（生），卢台子（生），何九（净），褚连奎（净），小叫天（武生），小珍（小生），小湘（小生），小二哥（丑）。这上面的杨猴子就是杨月楼，已经接管了三庆班，因为他唱猴儿戏有独到之处，而且当时人们有点仇洋的心理，认为碧眼黄鬚，像个“大马猴”，所以称外国人为洋猴子，而杨月楼方从上海回来，他姓杨，与洋同音，所以人们送给他这个外号。何九，就是何桂山，小叫天就是谭鑫培，本来是唱武生，后来改唱文武老生，小珍姓李，小湘姓徐，就是有名的小生徐小香，小二哥也姓李，这些都是程长庚时候三庆班的原班人马。兹记当时三庆班的两天戏码如下：一、探皇灵（陈三斧）；二、人府（李宝琴）；三、铡美案（金秀山）；四、战蒲关（李顺亭、曹文奎、张紫仙）；五、失街亭（卢台子）；六、绒花计（刘宝山）；七、破洪州（孙彩珠、王桂官）；八、法门寺（黄润甫、刘桂庆、陈德林、王长林）；九、飞波岛（杨月楼、朱文英、德子杰、钱宝峰、沈易成）。另一日戏码记载的是：一、恶虎村（黄润甫、张淇林、钱金福、朱文英）；二、跪池（陈三、陆杏林）；三、祭塔（陈德林）；四、双沙河（孙彩珠、秦又琴、刘宝山）；五、鱼肠剑刺僚（卢台子、陈三斧、刘桂庆、金秀山）；六、庆顶珠（李顺亭、德子杰）；七、瓦口关（钱宝峰）；八、御碑亭（杨月楼、李宝琴、张紫仙、王桂官、曹文奎）。这些个旧人都好像众星拱月的一般拥护着杨月楼，若非他有真实的本领，焉能致此。

杨月楼当了三庆班主不久，谭鑫培就去了四喜班，那是因为四喜班主时小福拉孙菊仙进四喜，孙菊仙又约了谭鑫培同去，两人轮流着唱大轴，有时也拴在一出戏里，如同孙菊仙唱斩黄袍，

谭鑫培就为他配过高怀德。可是谭鑫培与杨月楼二人私下的交情仍是很厚，并没有因为谭氏跳班，大家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情形。

汪桂芬本来唱老旦兼老生，后来因为倒了嗓子，改充场面，曾在三庆班为程老板操琴。程长庚故后，他赋闲家居，在光绪七年三庆班应堂会，杨月楼邀他帮忙，后来又在另一处堂会中代人演戏，深受台下人欢迎，于是由春台班主俞润仙邀他搭班演唱，从此遂享大名，如今谁又知道清末的三大鬚生中，有一位是杨月楼于无意中成全起来的呢？

杨月楼是生于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在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以民籍教习名义选进宫内当差。本来在乾隆年间，南巡之后，选江南伶人，携之来京，供奉内庭，名为民籍学生，以示与南府的太监学生有别。道光七年（一八二七）改南府为昇平署，将民籍学生遣散，除少数愿留在京谋生者外，余均退回原籍。由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开始，又重行在京挑选民籍学生进内演戏，并取都中各戏班角色之佳者，使之授其技于内监，号称民籍教习，此例既开，直至清末，所有各班有名角色，强半列名供奉矣。

杨月楼故于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才四十七岁，计在宫内当差，前后不过三年，而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在昇平署的档案上，记着光绪十六年十月初十日赏杨月楼银二十两药四匣，正是在他故去的那年，想必他已患病，所以除特赏银两，还有药材，而十月初十日正是慈禧太后万寿之日，乃对于他如此关心，加以厚赐，可算是“宸眷独隆”。

杨月楼只有一子，就是后来的武生杨小楼。杨小楼生于光绪三年（一八七七），他的乳名叫“三元”，这是北京人家常给小孩儿们起的名字。梨园行就现在所知道的还有一个伶人叫三元，那是沈荃奎，唱老生行的，也叫沈三元，不过杨三元这个名字，

只在早年间用过些时，后来就不再用，也没有人知道它了。

他的谱名是“嘉训”，因为杨月楼与谭鑫培为莫逆之交，就把杨小楼从幼时认为谭鑫培的义子，谭氏为他起的这个名字，就是与他的儿子们，用同样的排行。谭的儿子们都是名子上有一个嘉字，其五子嘉宾，即谭小培，为谭富英之父。提到这个名字，想起当年的一段趣事，即谭鑫培某次演问樵闹府，带打棍出箱，用的两名公差是丑角王长林与慈瑞全。在出箱的时候，范仲虞（在昆曲本子里，本来是范仲虞，后来二黄班里，讹为范仲禹）照例冲着那个丑角念：“我的妻呀！”随后又冲着另一个丑角念：

“我的儿呀。”那天是冲着慈瑞全念的这句“我的儿呀”，慈瑞全紧接着说：“怎么着，我是你的儿子？我要是你的儿子，我得起名叫‘家败’”。用这个家字与嘉字同音，临时抓的眼，因为家败是北京人的土语，就是败家子的意思。如同广东人口里说的二世祖，这种滑稽而又带有幽默性，算是与谭老板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使得听众一时哄堂大笑，而谭老板也不禁为之莞尔。慈瑞全毕竟有他的长处，当时因为他年纪轻，人都叫他“小慈”，可是进宫当差使很早，谭老板颇器重他，后来拉他入同庆班，在中和园为他自己配戏。慈瑞全进宫当差，因为慈与慈禧太后的尊号第一个字相同，决计不许用，就给他另改了姓，叫他姓譬。又因为瑞字在宫内也是犯忌讳的，于是又改为譬得全，算是为了挑差事，落了个改名换姓。

杨小楼还有一个名字，是“嘉年”，即是他白云观拜师受戒时候的法名。杨小楼生平笃信道教，在前清的时候，就与羽士们素有来往。白云观在北京西便门外，是北京最大的道教庙宇，前清末年，那里的住持是一位姓高的，名叫高峒元。这位高老道可真有些手眼，他结交显宦，名字竟传入宫禁。那时候，慈禧太后是僧道两门一齐信，于是宫里的太监们，也跟着拜和尚道士为师，不是佛门，就是道门。那些有钱的太监，自己还出资建造些

家庙，在城里头以及西山有好些处这样的寺观，留为他们结伴养老的地方。到了民国以后，白云观的住持换了一位姓陈的，也颇有交际的手腕。在每年正月十九日为燕九节，据说是长春真人邱处机的生日，那天庙里非常的热闹。头一天就有人宿在庙内，名为“会神仙”，还有老道盘膝打坐在一座石桥的桥拱底下，桥拱内有一穴，香客们纷纷用钱投入穴中，名为“打金钱眼”，以取一年顺利之意，在此香期内，桥下积得钱币无数，亦为庙内的一项收入。

杨小楼是高老道的徒弟，练过不少道门的工夫，正式的受了戒，起了法名，他有一张照相，是道士装束，黄冠鹤氅，肃穆虔诚，真有点仙风道骨的气概，后来他的两个外孙，就是刘砚芳的儿子，一个叫做宗杨，一个叫做宗年，就是这个缘故。高老道又讲究吃菜，他每次进城的时候，总是到杨梅竹斜街路南的万福居吃饭，他兴了两样菜，至今尚流传于京菜馆里：一个是赛螃蟹，就是用大块的黄鱼肉烩的，不可以用碎的肉，碎的就成了黄鱼羹而不像螃蟹肉了。另一个是翡翠羹，又名太极图，是用鸡茸羹上面撒些荠菜或是菠菜末，把菜末撒在碗的一边，仿佛是太极图的一半，另一边露出原来的鸡茸羹，好像太极图的另一半，吃的时候，搅匀在一起，如同翡翠一样的颜色。太极图是道教的标识，俗名阴阳鱼，因为好像两条不同颜色的鱼互相环抱着，这菜就代表了道教的特征，算是高老道得意之作。北京的馆子里，有好些菜是有来历的，象南半截胡同的广和居，做的潘鱼，江豆腐，都是吃主儿留下來的，潘鱼是创自潘辉如太守炳年，福建长乐人，同治十年进士，江豆腐是创自江韵涛太守树勋，都因为居京无事，日常谑集，留此佳话，后来江阴夏孙桐也以翰林外放广东学政，曾作广和居感旧诗六首，皆有详注，此亦可见当时一般士大夫的闲情逸致。

杨小楼进的是小荣椿科班头科，习武生，教师为杨隆寿、姚

增禄等，十一岁出台，第一日演锤换带之杨怀亮，第二日与方春仙演双观星。杨小楼离开了科班，自己觉得艺能不足，于是联合了武行多人，朝夕用功，如迟月亭、何佩亭诸人，都是与他一起练过功的。到了光绪二十二年，进了双奎班，双奎班本来是张二奎在同治年间起的班名，此时另有人用此字号成班，内中有老生许荫棠，武生俞菊笙。许荫棠与俞菊笙是多年的老搭档，早年俞菊笙掌春台班，请的老生是汪桂芬，同时又有许荫棠，而且都是杨月楼介绍进去的。

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材前编的戏簿上载着那时双奎班的三天戏码，上面都是俞菊笙的武戏列在大轴。有一天是俞氏演的挑华车，上面写着杨三元三个小字，杨三元就是杨小楼，有人说那天杨小楼是为俞氏配番将。那时杨小楼初列俞氏门墙，为的同台演戏，有实地观摩的机会，所以俞氏叫他饰演押解滑车的黑风利，与俞氏有一场双锤对枪，还要摔踝子，这是老辈教授徒弟的门道，北京人有句话，叫做“搬（读摆的阴平）着手儿教”，后来尚和玉也曾用法教徒弟。尚和玉也是俞菊笙的门徒，他在晚年收了个徒弟，就是高阳昆腔班的武生朱小义，每逢尚和玉演铁龙山，总是叫朱小义饰演四名女番将中为首的一名，为尚氏配打下手，是一样的用意。这是为的成全心爱的门徒，才用这个办法，若不是得意的徒弟，还不费这番心机呢。

到了光绪二十七年，杨小楼搭入宝胜和班，那是杨瑞亭的祖父杨香翠所成的班子，当时效法田际云的玉成班，用徽秦两下锅的办法。那本戏簿上也载着胜和班五天的戏码，上面俱有杨三元名字的武戏。三天是在中轴，是铁龙山，贾家楼，挑华车；一天是大轴，阳平关；一天是倒第二，水战收关胜。

后一年杨小楼又兼搭了谭老板的同庆班，那本戏簿上又载着同庆班两天的戏码，也都是用杨三元的名字，一次是水帘洞，后面是谭老板的战太平；又一次是金沙滩，后面是田桂凤和谭老板

的乌龙院。两出武戏，都排在倒第二，仅在谭氏之前，其名望与地位已逐渐升起矣。他这出金沙滩，在晚年也曾露演过，其开脸与寻常写一笔虎的勾法不同，他是额上画一虎头，两腮不涂黑色，只用油白粉，上面微抹胭脂圆晕，益显其凶猛鸷之状，而且口含獠牙，左右两枚，各约寸许长，弯曲如牛的犄角，时时于口角旁边露出来，或左上而右下，或右上而左下，有时忽又隐而不现，全视身体的动作，与亮相的姿态而异，这种耍牙的表情，更形容出杨七郎是一员虎将。本来耍牙的动作，是多半用在神话一类的戏中，如琼林宴的范仲虞，被困在书房，家人葛虎将要去杀死他，惊动了煞神，前来搭救，在煞神进入书房的时候，先吐火而后耍牙，老伶工钱金福以此戏为最拿手，脸谱又极好看，真像是一个凶神恶煞，这出金沙滩里的七郎，以生人而耍牙，显出他那付狰狞面目，而又具一片神威。

杨小楼在光绪三十二年十月里，挑进升平署，充当外学教习，那是慈禧太后网罗外间名角入宫当差演戏的一个花招儿。本来宫中演戏，向分“外学”与“内学”两种艺人，外学即是民籍，内学则是太监，但外学人等，屡经挑进，而又屡次斥退，至同治二年以后，已悉数裁汰矣。所有宫中演戏，除由内学太监承应而外，时常传外间戏班，全班入宫演唱，直至光绪九年，为预备慈禧太后五旬万寿，再挑民籍，但与前不同者，自此以后，所挑进之伶工，悉数称为教习，除有传差之时，进宫演戏而外，尚须传授内学太监们的戏艺。以后每年均有挑进当差事的伶工，同时又传整个戏班进宫演唱，有时两三班合演，二黄班有三庆、四喜、双奎、双合、春台、福寿、小丹桂、小天仙、同春。梆子班则有广和成、玉成、宝胜和、义顺和、万顺奎、万顺和、永胜奎、吉利、全胜和、太平和、鸿顺和。

那时每一班供奉一次，例有赏赐，如三庆、四喜、玉成三班，每次都是赏四百两（好角另外尚有单赏）。宝胜和、义顺和、福

寿三班，每次都是三百两。后来小丹桂一班，曾因有许荫棠、龚云甫二人，得慈禧太后宠眷，特赏三百五十两，这些都是见于昇平署档案记载的。此外尚有其他戏班不能获此传差之机会者甚多，莫不视此为异数，而加以极端的羡慕。等到光绪辛丑回銮以后，内庭挑进民籍教习，将近百人，各行人材都有，差不多把京中名伶，一网打尽，于是就不再传整个戏班入宫了。

自从光绪九年开例，挑选民籍教习，当年有武生张长保（即张淇林）、小生鲍福山（是老生鲍吉祥的父亲）、武生杨隆寿、老生李顺亭；光绪十年有昆旦乔惠兰，因为兰字在宫内犯忌讳，改名阿寿；光绪十二年有老生孙菊仙，青衣时小福；光绪十四年有老生杨月楼，小生王桂官；光绪十六年有老生谭鑫培，青衣陈德林。以后陆续挑进，到了光绪三十二年挑进杨小楼的时候，所有民籍教习总数，已经是八十五名了。

杨小楼初挑差事的时候，照例由昇平署备一份本人应演的戏目，用黄宣纸摺恭楷录出，呈进慈禧太后，备其随时点戏之用。此摺上不仅写出戏名，还要注上演唱的时刻。因为慈禧太后观戏，非常的认真，在殿上摆着戏本，她要照本听唱，错了不行，还要对准了时刻，防备人们偷懒，唱的不够时刻也不行。杨小楼的戏目上，写的是：

头二本连环套	八刻	金钱豹	三刻五
青石山	四刻	战宛城	七刻五
霸王庄	三刻十	殷家堡	四刻
恶虎村	二刻五	落马湖	七刻
八蜡庙	三刻	艳阳楼	三刻五
铁龙山	二刻五	牛头山	三刻
溪黄庄	五刻	水帘洞	四刻
下河东	四刻	长坂坡	五刻
武文华	二刻五	泗州城	二刻五

金锁阵	二刻	临潼会	七刻十
朱仙镇	五刻十	界牌关	二刻五
嘉兴府	二刻五	飞叉阵	三刻
蜈蚣岭	二刻	翠屏山	五刻
金沙滩	二刻十	反西凉	五刻
贾家楼	四刻五	黄鹤楼	三刻五
赵家楼	四刻	回龙阁	二刻
阳平关	三刻五	收关胜	二刻
盘河战	三刻五	战冀州	四刻十

那时候以十五分钟为一刻，四刻即一小时，所谓二刻五即三十五分钟，那时人们讲时间是以刻为单位，而以分为零数，有一种带打簧的怀表，能报出几点几刻几分，北京人称它为“打三样”，为当时很名贵的珍玩。

杨小楼被挑进升平署充当外学教习，所报与宫内的戏目，有好几出是他多年在外边没有动过的，可是也有在外边唱过而未列入戏目上的。他在“界牌关”里是饰番将王伯超，其扮相如同白色吊客，当时饰罗通的系武生瑞德宝，是李连仲的徒弟，比他早两年挑的差事。他在宫里头一天当差，唱的是双出：一出是水帘洞，一出是长坂坡。慈禧太后对他这两出戏，颇为欣赏，对人们说：这个小杨猴子真不错。那时他在外边，已经得到了“小杨猴子”的外号。人们因他父亲杨月楼能唱猴儿戏，称为杨猴子，而他又身手不凡，所以叫他“小杨猴子”。

在光绪二十八年弓弦胡同世宅的堂会里，用宝胜和班，那是满洲正黄旗人世续字伯轩的家里，那天杨小楼唱了三出戏，是落马湖、铁龙山、茂州庙，庙戏单上就写着是小杨猴子。与他配戏的武净，是冯黑灯，为当时班中有名的净角。慈禧太后本来喜欢他父亲杨月楼的戏，对他当然是爱屋及乌，而又见他克绍箕裘，所以极力的赞赏，同行中就因为他能得到天语褒嘉，一时引为殊